

县电视台台长副理为提高收视率,苦思冥想,煞费苦心。一日突然间生出灵感,便找来副台长、频道总监等等,如此这般地跟他们布置了一项专题节目目录任务。

节目的总策划是:选择有代表性的五名正面典型人物,分别是节约粮食的、拾金不昧的、见义勇为的、拒绝贿赂的、不近美色的,把这五类人召集起来,现场采访他们,让他们谈谈为什么做到了意志坚强、坚守底线……

在电视台演播大厅里,“五路”典型人物围坐成半圆,台下坐着数十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

第一位是复员军人,在技校负责食堂管理工作。主持人问:您针对一个南方学生不愿意吃面食而将整块的馒头咬了两口就丢弃在饭桌上的行为,为何敢于狠狠地批评,并捡起面包掰下一半自己带头吃了,迫使这位学生将另一半吃完,您为何会这样做,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复员军人说:我也是南方人,当年在北方当兵时,也干过这种事,将整块馒头扔到桶桶里,被连长扇了两个耳光,当时连长从桶桶里捡起面包,也顾不上脏,掰一半自己吃了,另一半我也就强忍着咽到了肚子里。从此,我见谁浪费粮食,就想起连长,想起连长,脸就发热,心里就怕……

“停!”坐在监视席上的副台长叫停,传过话跟主持人说:拍片前没跟他们交代过吗?说话立意要高,要有教育意义,什么怕啊怕的,重新来过。

第二位被采访的是见义勇为的保安。这位保安的故事是:在商场,见一窃贼窃取了一妇女的钱包,他大喝了一声,但窃贼却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冲上来威胁他,他迟疑了一下,便与窃贼搏斗了起来,虽然受了伤,但窃贼被制服了……

主持人问保安:您当时无比勇敢,请问您在一刹那间是怎么想的?保安说:我记不起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我看着他掏出匕首时,内心还真有点害怕,不过我当时已经没有退路了,搏斗的时候就什么都没了,只是一股劲地想制服他,夺回那位妇女被偷去的钱包……

副台长听到这儿,很不满意地摇摇头,本想叫停,但转念一想,便跟坐在一旁的频道总监说:算啦,算啦,等把节目都录完再剪辑吧。说罢,看看表,又跟频道长说:我得赶到县里开个会,明天上午我们再研究如何剪辑,明晚黄金时间播出。

第二天上午,台长、副台长、频道总监、编辑、主持人等一起审片,片子里出现采访环卫工人拾金不昧时,环卫工人说:当时犹豫了一下,但不敢占为己有,怕良心上过不去,怕被开除,怕有监控……当放到一官员老婆拒收送上门来的巨款时,这位官员的老婆居然说:钱谁不喜欢,但我怎么敢收啊,那么多贪官被抓起来,能不怕吗?最后一位被采访者是一位老板,老板酒后被一朋友怂恿去嫖娼,但他却没有,那位朋友去了,结果当晚被抓。这位老板对着主持人伸过来的话筒说:当时动摇了,但干这种下流的事毕竟不光彩,更何况我那老婆简直是一个母老虎,我怕老婆也是出了名的,万一出了事,怕……

副台长看完片子,一个劲地摇着脑袋说:怎么都离不开一个怕字呀!

主持人轻轻说了一句:可能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吧。台长说,那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档次也太低了吧。这样吧,你们把他们所有讲到的怕字,统统给我剪掉。我们不搞拔高造假那一套,但一定要把片子剪辑好,制作好,去教育广大的干部群众。

看得水声停了,满院都是静静的。大家把女子搭进屋,事情还真就过去了,有的就笑了,说:“多大的人了,提水都能提到缸里去也真是造化。”

“可不。”“水缸要是不裂,怕怕就没了。”“那道缝可救了命了。”说到那道缝儿,大家突然不再说话,四下里找提匣儿。他早提着他的木匣子走远了……

后来,镇上上来,摸着马州找,找到了提匣儿的瞎爹瞎妈那儿。那天,提匣儿回来的时候,黄昏已经很深。过墙根,就有人跟他说了。镇上上来找你哩。他就在街口,提着个木匣晃荡了好久,哪敢进门!他怕啊。就在街口晃荡,晃荡到他们走了,才进家。进了家也不敢进门,他也怕爹妈。

“匣儿啊——来——”他妈说。提匣儿进门,他妈问:“锁上那家姑娘——你救的?”他爹的笑声吓了他一跳。爹有多久没笑了?胡子爷收他当徒弟的那天夜里,提匣儿记得爹给他笑了一回。那天夜里,他混浊的眼睛就和这次一样,跳着小朵小朵的亮光。

他妈说完,拍了拍他爹。“这小子造化……”那滑溜溜的女子,那个在他梦里滑溜溜过很长时间的女子,在那年8月20日的夜晚成了他提匣儿的女人。女人给提匣儿生了一个滑溜溜的娃之后,没几年就害病死了。提匣儿到死也没忘,他粗糙的手指按在自己女人滑溜溜的皮肤上的感觉。那真像敲着最软的铁!

他女人就说了:“疼死了。”他就搬过女人的头,拿眼睛往女人的眼仁里使劲地看,女人静静地看着他,听他说话:“你眼里有小火苗儿……”女人掉过头,继续让他按。“烧到你看了吗?”提匣儿看了看睡的儿子。

他们俩的那几年也是“看”出来的。提匣儿“看”出了胡子爷的手艺。那时候带徒弟不兴教的,就凭你看,站一边跟着,有的人走下七八年来也是不行的,提匣儿的爹妈都是瞎的。他却眼睛好使。都是把心放眼里再去瞧。用用心,很快就学出来了。“看”来了女人,“看”的日子也好了,“看”的感情都是热的。

娃儿他妈死的时候,大家想起了胡子爷死的时候,提匣儿推车走路。自己女人死,他哇哇哭啊,直往儿子脸上打巴掌,他是让儿子打大劲儿哭。他们鲁家哭了一整天。哭得提匣儿想打架,却只打了自己的儿子。

孩子很苦,那么小没了娘。提匣儿这回,每天到家就陪上他看《水浒传》的图画。孩子和他当年一样的高兴。孩子跟提匣儿过这样的日子,瞎爹瞎妈总哭,哭得孩子渐渐发毛了,不愿在家待着,非抱着他爹的大腿,要跟他出门走生意,他也不想,早早点家也好。就把儿子给带上了。

“铜盆铜碗儿铜大缸喽。”“铜盆——铜——碗儿——铜大缸——”“铜大缸——”他看了一眼儿子,儿子看到提匣儿,笑了笑,又喊:“铜大缸——”

……

这架独轮车是胡子爷的全部家什,到这时也成了提匣儿的家什。他按记忆中的模样,给独轮车两侧各装了一个多格的木匣。左侧的匣上贴一副老对联:“风吹炉中火,锤打金花开”。右侧的木匣上贴:“君子帮好话,小人莫开言”。独轮车的中间,竖一个木凳给儿子坐,后来怎么着,怎么觉得太“秃”,就贴个“开市大吉”上去,左看右看,上看看下看,近点看,真是好看!这时候,他孩子一路跟着他走路。每来了活,孩子边上一站,看着,和他一样,也是“看”。提匣儿从不看他,不去告诉这个那个,他想让他从小学着用上心。看着看着,他们就到了很远的地方。回来时,蹲墙根的人看见孩子的腿在“吉”字上摆动着,独轮车走着。只要这对儿大小铜匠回了,黄昏也就该过去了。

提匣记

□唐棣

到这里,活儿就差差不多了。胡子爷给提匣儿说过,咱为啥吃得开这口里口外的?就是多一点,凡事多一点,就满一点儿。提匣儿后来很久才明白师傅说的“满一点儿”,就是满意点儿,指着顾客说的。这是他们师徒的生意经。

提匣儿每次都会多干一点,他眯着眼,把铜子一点一点地挪正了再卯。最后还用石灰泥,给人家腻子几遍缝隙。他验活儿时,都把东西举在阳光里,往仔细里瞧,瞧得眼里漫出铜子上一条一条的光亮似的。提匣儿的活儿,口里口外多少年来都没什么人验了,都信得过。他自己却总不放过。

“您瞧——”提匣儿把东西,从阳光里伸出来。提匣儿收钱的时候,头总低低的。是给顾客的一份尊敬,小生意人在过去可是不如人的,要带点谦卑的好。胡子爷带提匣儿做生意的那一年间,除了学活儿,他干的最熟的就是按脖子。在路上,他常给师傅按,师傅的脖子总是弯弯的。

“疼。”师傅拍了提匣儿一下。提匣儿就轻一点,按着、按着,师傅有好几次都不说话,抹眼睛。有时候,老人们把一些老家伙拿出来,晾在提匣儿眼前,他还是发蒙。

老人们都说:“还是不像他师傅!”一些人问:“他师傅啥样?”又说:“也就这样——”他师傅有个独轮车,独轮车上有个小匣,小匣里是金钢石的钻头,小钳子,小铜锤、石灰泥小包,好像就那钻头大一些。胡子爷是老了才开始推独轮车的,做生意就把车一放,小木匣一卸,在巷尾设个摊就做起来了。不仅铜锅铜盆的他管,找他修农具,他也高兴着呢。铜匠有时是半个小铁匠。提匣儿就修不太好。有时候送来,他也修,修半天,自己也在地上试,他走了,满口“修得好,修得好”的人又摇摇头。

从人家院里出来,提匣儿要瞭着天上,天还很亮,怎么就不黑了?他在街边的一角上又支起小炉子,几块炭给它燃上。他要歇会儿,他们使的铁铜子是自己打的,会一些铁匠的活儿倒不奇怪,粗点的废铁条打成片儿,就像小鱼的形状,没有生意的时候,提匣儿就这么休息,他打些铜子备下。他叮叮当地敲打着那些年的下午里的宁静,看见的人也说,这和他师傅多像!

胡子爷就是这样在下午敲敲打打,一直把自己敲老了。很多老人在中午的梦中都能听得见年轻清脆的声音回响不去。镇上人又看着提匣儿提着木匣走进黄昏里。他们做生意是简单的,走街串巷,有挑扁担的,推独轮车的。胡子爷年轻时也是提一个木匣跑生意。老点儿的人瞧着提匣儿愈来愈小的身影,就像胡子爷又活了,眼睛里涩涩的黏了。

提匣儿17岁那年蹲墙根听别人说别人的事。还上胡子爷那儿,听他说自己的事。胡子爷都是推着一架独轮车从口外回来。一般都是黄昏刚来,就能听见木轮子在石板上“吱吱嘎嘎”一通响。提匣儿这时候准追上去,胡子爷刚开始故意拿车撞他,他就边躲边喊:“锯——大缸喽!”

后来,胡子爷让他推,一进口,他准坐在那里等着,提匣儿喜欢推独轮车,上手就一次都没推翻过。第一次,胡子爷担惊受怕的一路追着他跑。小车上可都是他吃饭的家伙。提匣儿跑着把车推进了他的家门。胡子爷进了门,呼呼地喘气。胡子爷有点口吃,尤其是着急的时候。他跟着提匣儿,坐在门口说:

“铜大缸——这行也当算道家的一支派的。”17岁的提匣儿,第一次从胡子爷那里听来了,铜这行业的祖师爷和道家的鼻祖一样,都是太上老君。他就觉得神了!

提匣儿铜缸是口里口外都数得上的。他惟一一次坏活儿是那夏天。镇上每条街他都熟。夏天热得人蔫蔫,生意就差,他就走街串巷地找阴凉,嘴上的声音也放低了,他怕惹了人家的觉,那不好。

“铜——盆——铜——碗儿——铜——大缸。”喊着喊着,身后的院里忽地热闹起来,叽叽喳喳一通乱。提匣儿见很多人往那里跑,他也就往那里跑。院里堆了很多人,人堆深处荡漾出来的是水哗啦啦的声音。

大家见提匣儿在,就喊他上来。卖手艺的提匣儿,手上比一般人有力。他蹲在缸沿上使劲拽住了一只手。手滑溜溜的。他头不一会儿也就沾上了毛毛的汗。最后,他啊的一吼,只听:“嘭——”

水泻了下来,人光溜溜地滑到了地上,是个美美的女子呢。阳光照在女子身上的水珠,水珠玉珠子一样滚落开去。大家是看着大缸瞪着眼,提匣儿在大缸旁边朝女子瞪着眼,他

1 天暗了,他从黄昏里亮上来。那个人一准是小鲁,手上提着那银灰色的小木匣。“提匣儿”指的是小鲁,这是他的外号。他干的是提着个匣儿沿街走的行当。晨早出门,趁着天还麻亮,把昨儿没来得及走的街补上。天一露白,他就该站在街里头喊:

“铜盆——铜碗儿——铜大缸喽——”脆生生的喊声。有要铜东西的,急急找来,在门口把头探出去瞧那个匣的黑影已经到了哪儿。近了,近了,往往是黑影上下一颤,就再没了。准是让人叫他进门干活去了。

清晨像一碗水搁在了淡淡的天色里晃着几分凉气。提匣儿铜东西过这里,晃手便可以。不消你喊,大家熟了这些小生意人的喊声,有时候,小生意人会在口里的剃头铺外坐会儿。里面的小伙计还会沏壶茶出来,跟大家摆个眼神,茶壶就放一块大石头上。石头上,原来五个石凳,小鲁在那里坐过。他坐在最后一个上喝着茶水。一次,他在那儿站着也没喝茶水,听大家说话,他低着头。剃头铺的学徒小溜子找提匣儿铜过缸,彼此相识。他拿茶出去,见他立着。那时候,提匣21岁,比小溜子大一岁。

“咋站着?”“瞧嘛,座子谁给搬啦?”小溜子看到提匣儿每天坐的那个石凳,从根上断了,许是昨儿的雨大,给冲跑了。他想,没及说。

提匣儿说:“哪位这号力气?”一帮小生意人都笑他,笑着应:“保定不是赚小钱的。”后来,大家散了,提匣儿没走,见小溜子在铺子里忙乎起来。他又往远处瞭,刚走的几个人拐弯的拐弯,远了,远了。使劲扳了扳那几个石凳,搬不动,歇了一会儿,把剩茶水喝了,又想使劲去扳。猛地,就刹住前倾的身子,“噢”一声放了个响屁。他自己笑,还不忘四下瞭,提上匣儿急急地走了。

小溜子问窗边瞭了半晌的师傅:“提匣儿咋的了?”师傅说:“吓跑了。”边顺着窗,斜着看出来,是提匣儿小跑的影子在亮亮的青石板上蹦蹦跳跳的,几乎要滑倒似的,却一次也滑不倒,很奇怪。

“谁吓他?”小溜子问。师傅说话的时候可没有笑,他说:“他自己。”以后,石凳只有4个。小溜子再看到提匣儿和一帮做小生意的在马州的街里,他一直是站着。

2 他黄昏的时候回到家里喜欢照着烛光看图。一本带图的《水浒传》翻烂了。提匣儿爹妈都瞎,他养家多年。冬天,提匣儿回来天就大黑了,他们有时摸索着生炉子。玉黍皮烧了,旧报纸烧了,剩在家的烂鞋子烧了……他们愿意闻见火呼呼燃着的温暖。提匣儿过去的很多东西,都让他们烧了,没救下来,剩的是一层一层的细灰。他把《水浒传》藏在柜底下也是怕他们烧了,他们是摸到什么烧什么。提匣儿明白二老是好心,怕他回来,遇上个冷屋,心也凉。他爹妈当废纸烧过他的《水浒传》一回。《水浒传》命大,剩下大半本,从此第一页变成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

“有用玩意儿?”“也不是。”提匣儿跟爹妈解释不了他也不懂的东西。比如,为个啥他打小喜欢看书里的人打架?自己想:自己或许是个热闹人。回头看看爹妈,又说,你长得可太不像个热闹人。

3 在提匣儿25岁那年,师傅——口里活儿最好的铜公胡子爷死了。提匣儿给师傅守三天灵。胡子爷无儿无女。葬事也是口里人操持的。提匣儿在丧事结束后,就一个人推上那架独轮车,没跟任何人说话出去了。他拉着脸,哭着推上车顶个烟袋口,沟沟坎坎,每条街每块地的,都走了个遍。有人看见他,跟他说话,他也没有理会,推着车还是走。大家觉得很奇怪。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一个好脾气是最重要的。

有人说:“胡子爷死了。”提匣儿把胡子爷的独轮车推回了家。静静的,在家一夜,月亮大大的,也像个盘子。

镇上很多上岁数的人铜东西都认胡子爷的活儿,后来胡子爷不出烟袋口了,他们也便找到胡子爷的徒弟。铜是自民间来,俗名“骨漏铜的”,手艺不一样。很多民间的东西都很高深的。你铜——可能使了浑身的力气也铜不上。与力气大小无关,也是巧劲。力大力小都不行。我们现在几乎是看不见这种活儿了。搞收藏的高人或许有机会见到铜着“疤”的罐子、碟子。这些物件其实是很民间的。

人们看了这天的提匣儿也奇怪,佯装着不知道胡子爷的事儿,问:“没啥大事吧?”提匣儿跟每个人都说一句:“没有,没啥事。”

人们就不说了,拿出要铜的玩意儿给递了去。提匣儿干活的时候,一些老主顾就聚上来。他干活的时候,和胡子爷一样,都不抬头,好像不好意思的大姑娘。他们钻东西又都眯着一只眼,这个“大姑娘”就难看了不少。搁往常,大家会笑出声的。这次没有,周围的人就那么看着他一手用东西顶住钻身和钻头,一手推动锯弓子,钻头慢慢地旋转。这次铜的是个瓷盆,他要上面打两个向内侧斜的洞,铆上铜子,一般的铜匠



乡村童年系列 李自健作

Advertisement for 'China Writers' (中国作家)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

Advertisement for 'Fangcao' (芳草)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北京文学)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